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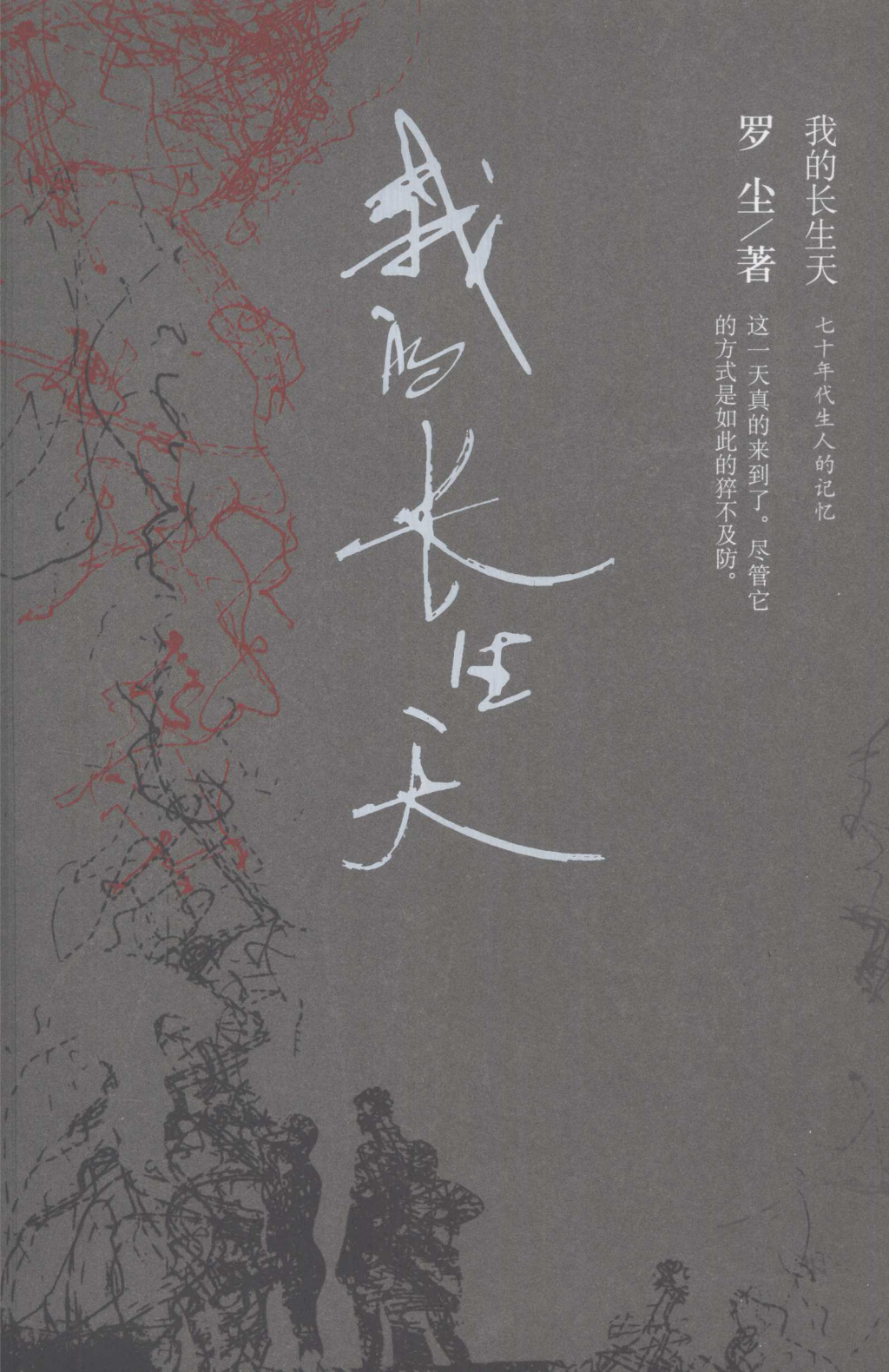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长生天

七十年代生人的记忆

罗尘／著

这一天真的来了。尽管它的方式是如此的猝不及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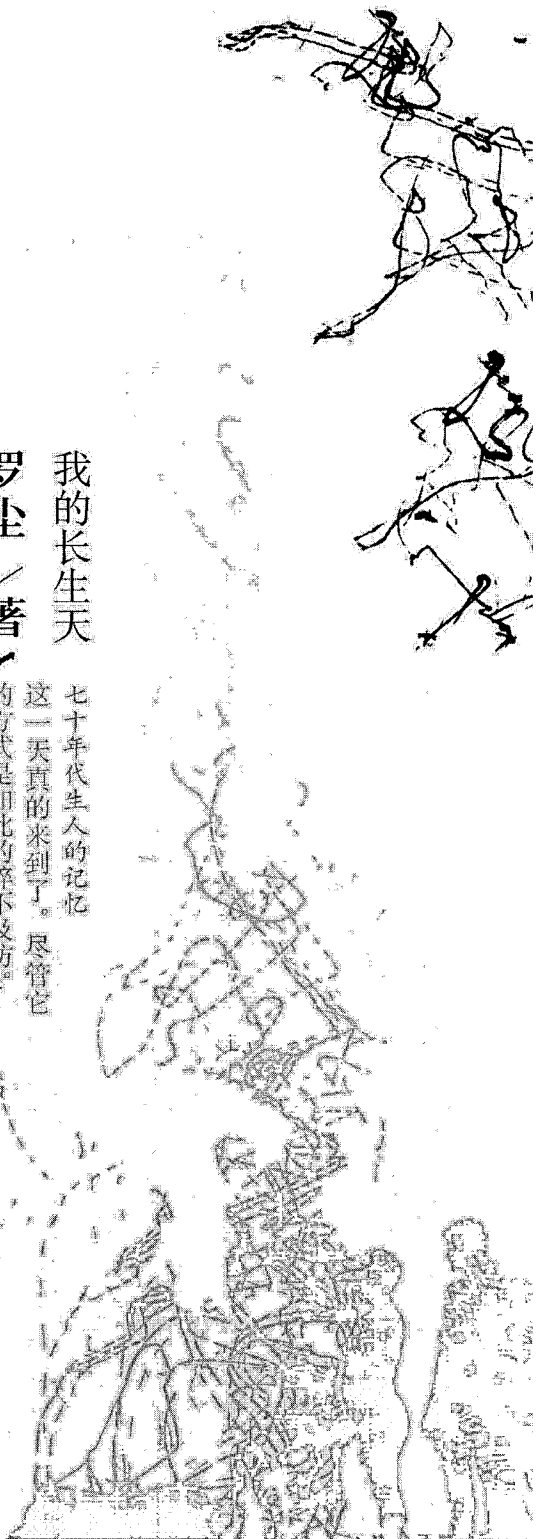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长生天



我的长生天

我的长生天
罗尘 / 著

七十年代生人的记忆
这一天真的来到了。尽管它
的方式是如此的猝不及防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长生天/罗尘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8.4

ISBN 978-7-80623-933-9

I. 我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7695 号

〈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经销 新华书店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开本 32
邮政编码 450011	印张 8.875
本社网址 www.hnwybs.cn	字数 175000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	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印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纸张规格 889毫米×1194毫米	定价 21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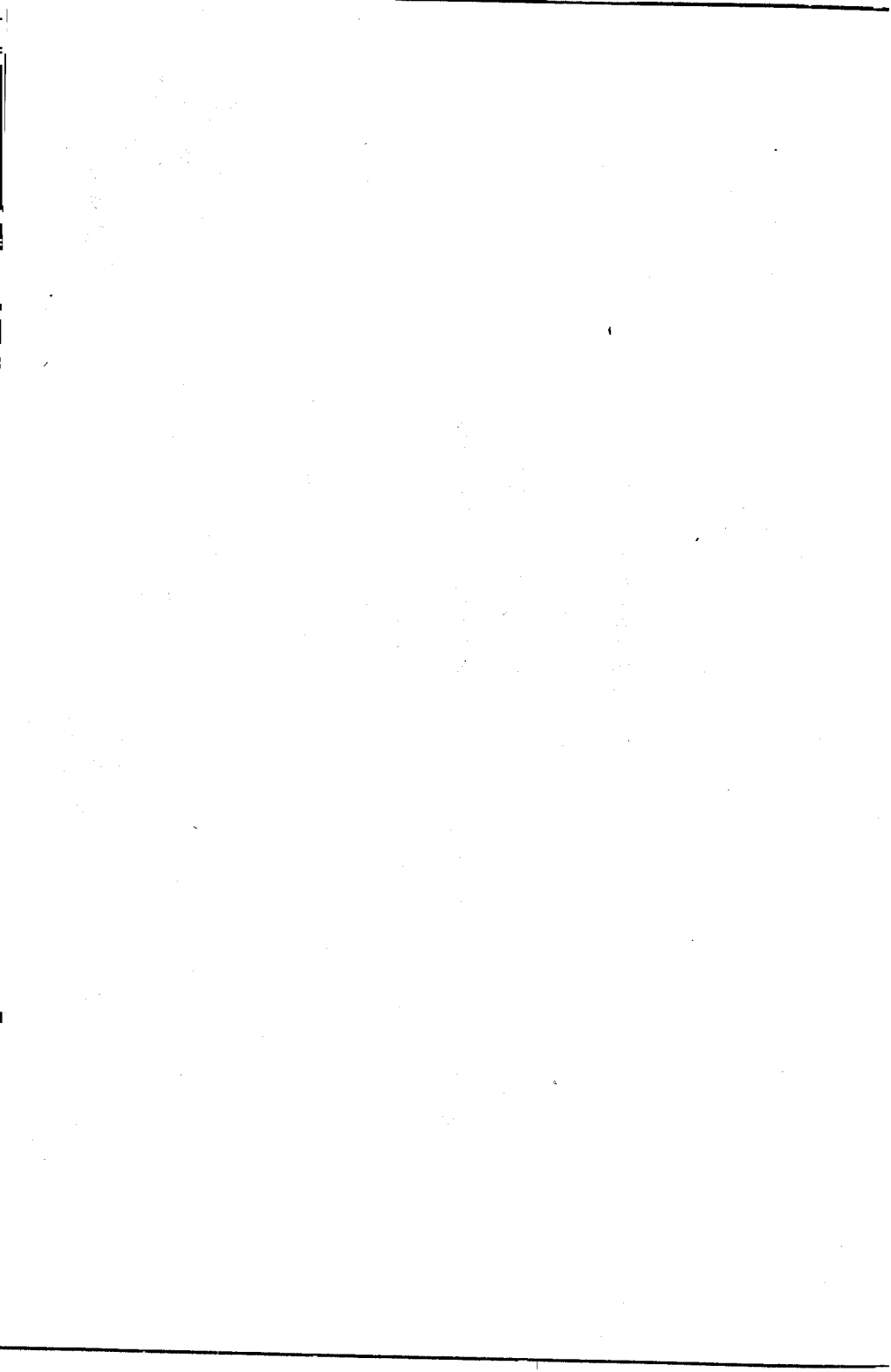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长大

引子

想起过往的一些事情，总觉得那似乎是在别人身上。时间，就是这么令人发指地把我们搞定的。我是怎么长大的？我们是怎么长大的？我不记得了。你呢？你还记得吗？

谁把我们装扮成了如今的模样？

别他妈问我。我还想问你呢。



0

那一年,我们决定去闯荡江湖。

什么是江湖?在我们的概念中,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江湖。生活太乏味了,到处都有用不完的时间。什么是时间?一天一天叫时间,一年一年也叫时间。我不知道什么叫时间,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。反正,我们每天都是无所事事的。他们以为把我们关在学校就可以了。他们不负责任,我们得对自己负责任。热血男儿,都是在一个地方憋死的。我们得出去,不管哪里,只要离开就行。

那里,实在是太小了。

1

我们的家乡无论是在地理上,还是在情感上,它都应该属于南方那一片坑坑洼洼的丘陵。那里春天总是下雨,夏天热得要死,秋天山上的叶子会变红,冬天房檐上则会挂满冰柱。我们的工厂——不知道是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规定的——被安置在广袤的农村,那里四周都是连绵的山丘和大小不一的水田。我们是那里的孩子。我们生活在那里,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那里。

我们的父母都是同事。他们年轻时来到那里。他们盖起了厂房、修好了马路。为了我们,他们又盖起了幼儿园、学校。你要知道,他们的后代黑压压有一两千人。当时,他们年轻得很,白天为国家造子弹,晚上为人类造后代,反正都是一些光宗耀祖的事。我们是他们的后代,从生下来起,我们就属于那里,属于那一片方圆五六平方公里的山坳坳里。

2

我和我的同伴们就是在那里读完了自己的小学和中学。我

们不喜欢读书。人要做蠢事,是阎王老子都挡不住的。我们没有任何读书的动力。我们的未来理所当然地在那所工厂里,像我们所有的父母一样。所以,我们大部分人中学毕业后都去了技校,那里是培养工人的地方,那里是我们这类人趋之若鹜的地方。而工人不需要很好的成绩。在我们的印象中,工人就是一身油腻腻的,抽烟骂娘,到了月底就往家里拿钱的人。

我们早就迫不及待要过那样的生活了。

那年,我大概十五六岁,在乡下一所下三烂的技工学校读书,我的专业是钳工,公鸡是电工,堂子是车工。总之,我的那一干好友大部分都是未来的工人阶级。周少爷和肝儿他们稍微好一些,上的是中专。也就是说,他们会是未来的干部。未来的工人和干部就出在我们这些人中。这一切都实现的话,这国家一定会完。

3

清晰的回忆是从那年夏天开始的。在炎热散尽的傍晚,我们一伙人沿着工厂的水泥马路来来回回地走,一个来回需要四十分钟,我们往往要走上三四个。我们不想去田野,那里到处都是蚊子,夏天的蚊子是很厉害的。附近的丘陵我们也不去,深更半夜的谁去那里啊,只有农民才去那里呢。我们习惯轧马路。傍晚的时候,工厂里很多人都会出来轧马路,成群结队的,一伙一伙,男

的女的,老的少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部队。轧马路其实轧的不是马路,而是寻找自己的部队,跟随自己的部队。人嘛,总是需要一个集体的。

谁他妈的喜欢孤独啊。.

我们的部队成员多则十来个,少时也有七八个。成员主要是:我、公鸡、周少爷、肝儿、堂子、大熊、悟空这些人。我们是主力,随时都会有些替补加进来,或者,被淘汰掉。这些奇怪的名字,其实稍加解释你就会明白。“肝儿”大名叫林清水,他长得文质彬彬的,戴副眼镜书生模样,却鬼点子最多,人人都喜欢他,就叫他“心肝儿”,简称“肝儿”。“堂子”他妈是守澡堂子的,跟他去洗澡总不要钱,我们就简称他“堂子”。其他的懒得说了,自己慢慢看吧。对了,我外号叫“罗钳子”。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了吧。

我们部队的核心是周少爷。那可是个人才啊,聪明,口才好,书读得好,架也打得凶,人还长得有模有样。最关键的是,人家讲义气。知道什么是义气吗?义气就是宁肯自己少考几分,也要让兄弟们抄好抄饱。

4

中学毕业会考后,我们大部分人去了附近乡下的技校,周少爷和肝儿他们去了另外几个城市的中专。不是周少爷没给我们

抄,而是我们不想抄,读个中专有什么用呢?屁用没有。听说技校的姑娘比中专的好看得多。当然,班上还有几个女生考上了省城的师范,听说那里的姑娘更多更好。可哪个傻子会去读师范呢?师范出来是当老师的啊。

可老师是人当的吗?

我记得我们当中没有人读大学。大学是个愚蠢的地方,在这个工厂的后代里,只有极品傻子才去读大学。我记得在我们那前后后数千名工厂后代中,读大学的人绝对没有超过两位数。那些四眼田鸡崽每次看见我们,都显得万分羞愧,仿佛自己刚对着路灯拉了泡屎就被我们发现了一样。他们也是不情愿的啊。

5

必须承认我们对大学生的不良印象有一部分是来自杜工。杜工似乎是省外某个重点大学毕业分配来的,他戴着厚厚的眼镜,头发标准的中分,都快三十的人了,还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,整天把头埋在书里,说个话都脸红。他和悟空住在一起。“悟空”的大名叫孙万年。就因为他姓孙,我们从小就叫他孙悟空,后来简称“悟空”。当时工厂为没有结婚的青年职工建了好几栋单身宿舍楼,大长走廊对排各一溜房,两人一间。由于悟空他爸是车间主任,所以他便利用职权将还在读书的悟空安排和杜工住

在一间。当时我们老去悟空那里玩,那是我们的主要据点之一。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哐哐哐地拿脚踹门,经常踹得整个走廊都翻了天。杜工第一次还支支吾吾地说踹坏了门板谁赔。大熊瞪着他,二话不说,冲着墙壁哐哐哐地打了几拳后,杜工被吓坏了。从此,当我们每次拿脚踹门时,杜工看了看墙壁上的那个窟窿,便再不声张,老老实实低头做人。由此,我们得出了结论:大学生都是废物。

6

说那年夏天吧。记忆中的那年夏天是前所未有的畅快。每天傍晚,我们一伙人从悟空那里出来,便浩浩荡荡地穿过学校,穿过家属区,穿过汽车库,再穿过电影院和灯光球场,最后,我们来到工厂附近的铁路旁,那里有一座山谷中的铁路桥,我们并排坐在那里,桥下的水坝发出轰隆隆的声音,风吹起那些潮湿的水汽,拍打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坐在那里抽烟,唱歌,聊天。有时,一些夜班火车会呼哧呼哧地从我们身边驶过,每次驶过时,我们便冲着火车疯叫,悟空还会兴致勃勃地追赶一阵。追完以后,我们向着夜空,一遍又一遍地唱歌。任何一个人唱第一句,所有的人便立即跟上。我记得那时的开场曲一般都是: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,走在无垠的旷野上……

有时,我们也会唱:耶丽亚,神秘耶丽亚,耶丽耶丽亚,耶丽亚,神秘耶丽亚,我一定要找到她……

有时,我们还唱: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,从来不曾忘记你,容颜的转变……

我们坐在夜空下,流萤飞舞,清风吹拂。我们大声地唱着,叫着,最后,整个富丽堂皇的星空都开始传递我们的声音,传递着我们的寂寞。

7

我们没有未来。尽管我们知道,过完这个夏天,我们就要去附近的城市读书,可那会是一个新鲜的选择吗?我们会遇见一些陌生人,可我们仍然有朋友在身边,我们会彼此保护,也会彼此乏味。三年之后,我们会再回到这个山谷来,像我们的父亲一样,穿着油腻的工作服骑着二八的单车去工厂,周末去附近的山谷打鸟,或者钓鱼。

没有更新鲜的事情,根本没有。

8

无聊的一天晚上，肝儿提议我们去幼儿园偷几个小孩来玩。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主意太他妈的好了。你能看出哪里好吗？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但这个主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莫名地激动了起来。

我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幼儿园，也就是我们儿时的幼儿园，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在那里彼此熟识的。那晚，在周少爷的一番策划下，幼儿园里炸了锅了。大熊像个黑山老妖一样，在一片混乱中一个胳膊下夹了一个孩子健步如飞地逃离了幼儿园。在夏夜的山谷里，我们带着巨大的兴奋迎接他的到来。但当他以那样的一种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我们都开始担心他因为用力过猛将孩子夹死。巧的是，大熊带回来的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。黑暗中两个孩子起初都没有说话，肝儿吓得赶紧伸手在孩子的鼻孔处放，可刚一放上去就开始忙不迭地甩手，原来男孩一脸的鼻涕湿滑滑地沾了他一手。肝儿顺嘴说了一句，屌。话音刚落，男孩就哇哇大哭起来。正当我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一直在沉默的那个女孩走了过来，在夜色中扯了扯我的衣角，好奇地问，叔叔，你们是外星人吗？

星空下一片寂静的山谷，树林里的声音远远近近，小女孩睁

着一双黑亮的眼睛,极度羡慕地望着我们。在一片寂静中,男孩忽然鼻涕耷拉地带着哭腔问,叔叔,你们真的是外星人吗?

9

夏夜的星空是如此的热闹,飞驰而过的流星是完全不能拒绝的幻想。它们划过一道道明亮的弧线,就是为了让我们去想象它,想象它在这样的一个时刻,在山的那一边,那边的人们会有着怎样的表情和心事。可惜我们总是不够耐心去仔细想象,而是像风一样,在那小小的山谷间穿行。

10

第二天清晨,我们在山谷的草坪上醒来,孩子身上盖着我们的衣服,他们被我们环围在中间,睡得香甜极了,小脸上还挂着夏日的露珠。那个夜晚,我们全部的使命就是逗这两个孩子开心。说故事,说些没完没了的故事。周少爷说恐龙特级克塞号,我说花仙子,肝儿说圣斗士星矢,堂子说铁臂阿童木,反正大家是连编带蒙,大熊还扮了把他最拿手的机器猫,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后

来孩子们沉沉睡去，我们也在璀璨的星空下，疲惫地各自倒下了。

11

生活就是那样度过的，没有更新鲜的方法度日了。

我们的娱乐项目总是有限，上山打鸟、下河捞鱼的节目已经吸引不了我们的注意了。我们喜欢那些更像城里人的方式，比如轧马路，还比如打台球。工厂的电影院前有一个台球厅。说是台球厅，可实际上那里只有两张案子。一块钱一盘，我们轮流上，五块钱可以一帮人打上一个下午，打到最后一个个筋疲力尽的样子。打台球打成这样充分说明我们的水平是低下的。当然，打成这样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够酷，另一方面是如果打得太快了，这一块钱岂不是很亏。你听出来了么？是的，我们没钱。但我们并不总是缺钱。钱的来源有很多方面，比如让更小的孩子上供，又比如去杜工那里找支援。当然，杜工是不知情的。可他真的不知情么？说到这里，我又不确定了。

杜工的工资每次发完后，都会锁在他床边的抽屉里。悟空无意中知道了这一秘密，毫无疑问，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了。大家琢磨来琢磨去，最后堂子从家里弄了把细长的镊子来，再把镊子前头浸上猪油，从抽屉的缝隙间塞进去，就这么奇妙，一张张人民币被猪油粘上后顺利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堂子的智商

令我们一个个大开眼界。但堂子每次都不粘多了,粘个一张两张出来,够我们抽两天烟的就行了。因为肝儿说,我们不能粘多了,粘多了会被发现的。可仔细想想,杜工每月的工资才多少钱啊,难道少了钱还能不知道吗?没关系的啦,反正大学生都是废物。小熊说得好啊,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?他拿屌捅我啊。说这话时,他那两根黝黑的鼻毛简直要滋出来丈把远。

有一次我们无意中粘了一张女孩的相片出来,我们轮番传递了一下,猜想是杜工远方的女朋友。姑娘戴着眼镜,肥胖可人,在花丛中做花王状。其景观,令人叹为观止。

12

“叹为观止”是周少爷这样的文学青年才能作出的评价。用小熊的话说,那就是长得和公鸡他妈一样,真他妈的有排场。如此说来,那时,我们对女人已经开始有评价了。尽管,还不是那么自如。

记得公鸡当时喜欢隔壁班的一个女生,却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表白。过完那个夏天,女生就要去另外一个城市读中专了,尽管肝儿和那女生考上了同一所中专,并且肝儿向公鸡拍着他那小胸脯发誓,说在学校绝对要把那姑娘看紧了,谁敢动她他就砍谁,可公鸡仍然整天一副忧郁少年的样子。我们是急兄弟所急,想兄弟